

feng yu fei

凤于飞

「李写意 著」

W

江西出版集团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001	01 壹卷
042	11 拾壹卷
081	21 貳拾壹卷
120	31 叁拾壹卷
163	41 肆拾壹卷
206	51 伍拾壹卷
248	61 陸拾壹卷

第一部 帝都

01 壹卷

雁安王府其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这里不但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亭台交错，而且还建造得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，显示出主人不俗的品位。王府内四季景色嬗变、晨暮意境迥然，冬有瑞雪初晴之美，春有莺飞燕舞之景，夏有菡萏吐蕊之境，秋有落枫向晚之情。帝都所有人都知道，除了皇帝的御花园，最美的地方就是雁安王府的有凤来仪馆。

可是住在里面是一回事，欣赏其美丽是一回事，而打扫庭院维护景致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比如说我现在，就正在努力地排除杂念把厚厚的积雪想象成年糕、桂花糕、大棉被……可是，年糕不会这么冷，桂花糕不会这么没完没了，大棉被不会把我的双手冻出口子，流下鲜血。看来，联想法是不管用了。

不要紧，作为职业而且敬业的家奴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有许多种方法用意志力抵抗肉体的软弱。我一边奋力地与接天连地的积雪奋战，一边鼓励自己要态度端正，积极向上。我加倍努力地挥舞着大扫帚，在心中默默吟诵：“闻道梅花坼晓风，雪堆遍满四山中。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。”不行，这个不好，难怪这雪边扫边下、没完没了。不如换成“沉沉更鼓急，渐渐人声绝。吹灯窗更明，月照一天白。”这个也不成，难道我今天要扫一夜？再换“芸阁朝来雪，飘摇正满空。褰开明月下，校理落花中……”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抡开扫帚，此时的我倒不只是为了敬业，更多的是不敢停下来，因为已



经全身湿透的我一旦停下来，就会立刻冻僵，然后成为一尊冰雪雕像，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，变成一尾漂亮的蝴蝶……

就在我无限畅想的时候，那边有人叫着：“喂，你，就是那边那个扫地的，傻小子，你究竟聋没聋，要我说几声？”

不好意思，我有时候就是喜欢出神，听到有人叫我，我连忙回头，原来是雨情小姐的丫鬟染花姐姐。

我走过去，问：“染花姐姐，你叫我吗？”

她看了看我，显然是想不起我是谁，不过她抿嘴笑道：“你这小家伙，怎么浑身都湿透了，是顽皮吗？这么大的雪，你怎么不等停了再扫？”

我自然不能说是丰大管家的命令，只好笑笑不答。

她见我不答，以为自己猜对了，便说：“你呀，真是不懂事，下雪的时候不能扫雪。累死你也扫不完的。再说，明天我们小姐要请侯爷赏雪，你不要扫了。免得破坏了侯爷和小姐的兴致，他们罚你。”

我咧开嘴一笑，染花姐姐你真是仙女，不，比仙女还要可爱，你就是观世音转世。

她见我笑，也捂着嘴笑，一手撑着伞，一手拿出一条手帕来给我擦脸。我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脸有多脏，不过看那粉白的帕子不多时就变成一团泥帕，也十分地不好意思起来。她却不嫌弃我脏，直把我的脸细细地擦了一遍。然后，我就听见她轻轻地抽了一口气。

我挠挠头：“染花姐姐，可惜了你的帕子了，赶明儿个我赔你一条。”

不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听了我的话，脸却是一红。

我不知道自己又是哪句话说错了，只好站在旁边，没想到她低下头去，脸却越来越红，只连这脖颈都红了。好半晌，她才细如蚊蝇般地说：“个子比我都高，怎么还姐姐、姐姐地乱叫。你多大了？”

我想了想，答她：“我十八了。”

她低头说：“你明明比我还大一岁呢，怎么还叫我姐姐？！”

我不知道，明明是她先管我叫孩子孩子的，再说，她是雨情小姐身边的红人，而我……不过经过这许多年，我当然明智地不去犟嘴。

她低着头，把那脏污的帕子放在手边绞来绞去，却不说话。我也只好站在一旁等着，可是风雪一阵紧似一阵，一停止活动，刚刚湿透的衣服仿佛铠甲一样贴在身上，又硬又冷，好像无数烧红的小针从四下里往皮肉里扎。我打了几个冷战，终于一个喷嚏打了出来。

染花“啊”了一声，如梦初醒般推着我：“快去换件干爽的衣裳，记着去厨房讨碗姜汤。莫要病了。”

我就等着她这句话呢。衣服我是立刻就会去换，姜汤就免了，否则不知道要多出什么事故。

我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

没走出几步，就被她叫住，“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答：“我叫丰废。”

她听了问：“是飞翔的飞吗？”

我摇头：“是废，废物的废，丰废。”

她睁圆双眼，“原来是你！原来是你！！”

我心里叹气，又是一个在不知道我名字时会对我很好，知道我名字后就变得很严厉的人。

我回过去问：“染花姐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她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点点头。

已经要冻晕的我没有心情去研究她此时复杂的心理，在她没有改变主意前，拖着我的扫把快步地走了。



02 贰卷

回到我那小屋的时候，浑身几乎已经冻僵。手指不听话地维持着固定的角度，略微动动，就撕心裂肺地疼。

我一咬牙，趁着全身的衣裳尚未结冰，赶忙把自己的衣服扒干净，钻到土炕上的棉被里。刚一进去，更觉得沾到身上的棉被竟比外面的冰雪还要冷，全身不能控制地颤抖起来，连忙在棉被里缩成一团，咬紧牙关，用手臂抱起双腿来取暖。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这种寒冷只是暂时的，过了一柱香的时间后，身体就会渐渐暖和起来。

可是棉被有些小，即使我缩成一个球状，还是有缝隙会吹进冷风来，我一边颤抖，一边苦中作乐，暗自吟诵：“玉蕊天中树，金闺昔共窥。落英闲舞雪，蜜叶乍低帷。”好像我面前的不是马房旁边四处漏风的破屋，而是嵌金镶玉的闺房，自有个美丽端方的小姐与我和诗弹唱。可惜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，我的幻境实在不能维持多久。隔壁的马儿们不断地喷着响鼻，似乎也不耐这漫天的风雪，唉，马儿啊，马儿啊，你可知道，我其实十分羡慕你们厚重的皮毛，还有每天都有的炭火。

不过，嘿嘿，我在被子里偷偷地笑起来，我已经在屋角的雪堆里藏了一个摔破的炭火盆，而且还在旁边准备了好些马粪和炭渣，炭渣都是我挑出来还能烧的。等到半夜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偷偷把火生起来，把我的衣服烤干了，说不定还可以烧盆热水呢。

我正为自己的阴谋得意的时候，冷不妨门栅被人推开，一大团雪夹着风扑了进来，稍吸一口进去，胸口好一阵痛。

来的不是旁人，正是以当家奴为己任的忠心仆人丰平。他见我居然蜷缩在土炕之上，脸上立时变色：“好你个丰废，才一眼不见你就躲在床上偷懒，真是天生的贱骨头。我问你，丰总管让你去铲雪，你究竟铲好没有？”

我伸出头：“雨情小姐的丫鬟染花姐姐说，明天要请侯爷赏雪，不许扫，

打发我回来了。”

他一怔，显然没有想到这个可能，冷冷地说：“我看多半是你偷懒的借口，不要以为拿表小姐的话当借口就可以躲过去。快起来，总管找你呢，我可好心提醒你，他老人家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！”

说完就往外走去，走到门口忽然转回来，冲我笑笑，猛地就把手插进被子里，按在我身上。我的身上刚刚有些暖意，被他这么一按，就感觉好像两个大冰块贴了上来，本能地往后一躲，身子又贴在墙上，一激之下，终于大叫起来。刚刚攒下的暖意都被透彻心腑的寒意取代。

丰平见我如此狼狈，不由地得意起来，收起双手站直在我的床前。猛地，他倒抽一口冷气，伸手握住我的下巴，生生地把我的脸扭过去，对着门口倒映的雪光，狠狠地问：“你居然敢洗脸？！谁让你洗脸的，你想找死是不是？”

这一番折腾下来，我隐隐地感觉自己四肢发沉，头晕眼花，而且也不那么冷了，居然有些热，自己知道不好，恐怕要病了。

丰平见我不回答他，更加生气，狠狠地摇晃着我：“说，你怎么敢洗脸，谁准许你洗脸的？！”

我怕他继续摇晃我，我已经要吐了，连忙说：“我，我没洗脸，咳咳，我让雪水给淋湿了，连衣服都湿、湿透了。”怕他不信，连忙指指地上东倒西歪的衣服为证。

他弯下腰摸摸已经僵硬结冰的衣服，脸色稍稍好些，冷哼了一声：“谅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违抗大总管的命令！我不和你啰嗦，大总管叫你马上去呢。”

说完，他径自推开门离去。又是一团风雪呼啸着扑了进来，地上已经薄薄地积了一层了。我叹口气，裹着被子站了起来，拎了拎衣服，且先不说冷不冷，结了冰的衣服已经硬了，想穿也穿不上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打开墙边的唯一一口箱子，把王府里秋天的夹衣拿出来穿上，又咬着牙把地上湿透的鞋子套上。虽然有所准备，可是双脚还是不听地勾了起来，我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姿



势，让双脚以最小的面积着地。

想起丰大总管一贯没有什么耐心，尤其对我，也顾不得双脚虫咬一样的酥痒，打开门就往外走。刚出门我又停下，折回来。到屋角，找到自己藏起的炭渣用手使劲搓搓，然后在脸上横三道竖三道地抹了抹，这才再次走出门去。

当我赶到前堂的时候，大总管正眯着眼睛烤火，旁边还放了一壶冒着热气的热茶，几上供了好多水果，略看一眼就知道有柚子、佛手、冻梨……我连忙眼观鼻、鼻观心，尽量不往上面看。

大总管见我站在一旁，也不言语，犹自在躺椅上眯着，把我冷在一旁。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冷遇，垂着手站在旁边候着。其实大总管不知道，我在这样的天气里特别欣赏他的冷遇，因为可以站着休息，顺便暖和暖和，当然，关于这一点我是不会告诉他的。

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，大总管开口了，“丰废——”

我见大总管开口了，连忙奉承地答道：“在。”

大总管见我回答，又不说话了。于是我只好弯腰低头等着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正当我感到眼冒金星的时候，大总管又问话：“听说今儿个你洗脸了是不是啊？”

我连连鞠躬：“回禀大总管，丰废不敢违背大总管的命令。实在是今天铲雪化的雪水冲的。丰废自己并不知道，丰废知错了。”

大总管说：“抬头让我瞧瞧？”

我连忙借机会站直了，抬起头让大总管看清楚。

大总管目光炯炯地打量我，我尽量自然地让他看个够。半晌，他笑了笑，“看来你还算聪明，没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不过——你怎么把秋天的夹衣给穿上了？”

我回答：“回大总管话，丰废的棉衣已经湿透了，本想脱下来拧拧，不想它们居然冻在一起，再也穿不上，所以丰废只好穿夹衣前来。”

大总管皱眉想了想，忽然觉得很有趣，于是开心地笑了起来。我也只好挠

挠头。

大总管今天似乎很满意，心情很好地说：“行了，今天找你来就是告诉你，这个月你都要值夜，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大伙都忙。还有，明天表小姐要请主子赏雪，你也跟着去伺候，出了半点差错，哼哼，小子……你下去吧。”说完，他挥挥手。

我像一只苍蝇一样被挥了出来，同时心中哀叹我的烤火计划彻底破灭了。

我一路小跑到下院，并不是因为急，而是因为冷。

等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见丰平已经领着大伙抽签了。“来，来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每人一天，半月一轮。每天两人，轮流值夜，早捱早完，晚躲不过。”

大伙轮流上前抽签，我站在旁边看着，不知道今天和我一起值夜的是谁。

值夜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，王府里每到年关或者大庆的时候，为了防止火灾或者意外，都要加派人手进行值夜，因为这个时候往往人手紧张，所以值夜的人第二天还是要照常当差。故此，对家奴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强烈敬业心的人往往会认为这是一个苦差。值夜一般来说是大伙轮值的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全月每天都要做的工作。

辛苦？！不要紧，用我的职业热情来弥补好了。

那边经过闹哄哄的抽签，已经把值夜的顺序排好了，轮到腊月廿九、三十和初一的人大声地咒骂着。我偷眼打量了一下，今天和我一起值夜的是丰谷，长出一口气，还好不是丰平和丰旺。

今晚不值夜的人一哄就散了，留下我和丰谷。方才还热气腾腾的屋子转眼就有些凉气浸了上来。我活动活动身体，发现自己的身子越发地凝滞了，不由地暗暗担心起来。

丰谷皱着眉走了过来，拉拉我的衣服问：“这么大冷的天，你怎么反把夹衣换上了？”



我答：“下午大总管要我去铲雪，都湿透了。”丰谷摇头，“我那里还有多余的一件棉衣，你先换上吧。”我说：“算了，让别人看见，无端地连你都要连累。”

丰谷横了我一眼：“今天晚上先穿着，等明个你的衣服烤干了，不会换回来？”

他想了想，叹口气：“我忘记你没有火可以烤了。”停下来想想，又说：“我们先去你那里把湿衣服取来，拿到落梅庵那里，我姑奶在那边守房子，借个火给你烤衣服。对了，你晚上还没吃饭吧？”

我不想连累他，连忙摇头表示自己吃过了，可是肚子不争气地大叫起来。丰谷拉着我说：“还好我也没吃呢，一起去厨房吃夜餐吧。”

03 叁卷

大厨房的夜餐是专门为值夜或者其它夜间上工的人准备的，可是向来与我无缘。

我被丰谷一路拉着去取了湿衣送到落梅庵，又换上他借给我的棉衣和棉鞋，然后往大厨房去。

一进大厨房的门，丰谷就放开了我，走在前面。我跟着丰谷后面，悄悄地。

丰谷走到灶前说：“丰登，今天值夜的夜餐在哪里？”

丰大厨转过身，指指案上的餐盘：“那不，在那儿。”

丰谷看了看，皱眉道：“这点东西怎么能够？”

丰登瞪起眼睛：“你想把明天早晨的份都带出来？”

丰谷不理他，只说：“我们有两个人，而且晚餐都没有吃，你这一点点东西，连塞牙缝都不够。”

丰登在我意料中地再次瞪起眼睛：“你，你居然要给这个小子吃，你，你——”

丰谷反瞪回去：“什么我，我，我。难不成把这小子饿病了，然后让他好去躲轻闲？！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月他晚上都要值夜？要是他病了，我们每个人至少要多值两天！”

丰登立刻就泄了气，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不情愿地说：“可是他这么脏，我看了就有气。”

丰谷用手揉着太阳穴说道：“丰登，你何苦跟他这样的傻子为难，你明知道大总管下令不许他洗脸的。”

丰登眼睛转了转，嘿嘿地笑了起来：“要是这小子把脸洗洗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今晚上加菜，否则免谈！”

我想了想，今天已经穿上了棉衣，人不要太贪心。于是轻轻地拉拉丰谷的衣袖：“我去外面等你。”

丰谷反手拉住我，对丰登说：“这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逼他洗脸，明几个保不齐传到大总管耳朵里，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？”

丰登依旧抱臂笑着，一副不洗脸就没商量的样子。

我轻轻挣脱丰谷的手，往外走去。

才走没有两步，就听见丰谷“嘭”地一敲桌子，桌上的碗、盏、碟跳起老高。“洗就洗，指不定谁后悔呢。丰废，你回来给我洗脸！”

我身形猛地一顿，接下来我又笑了，洗就洗吧，大不了再去雪地里跪上一天一宿，也不见得就跪死我了。我不怕人欺负我，但我怕人对我好，丰谷就是一个对我好的人，为了他，洗个脸又算什么呢？

我转回身，问道：“在哪里洗脸呢？”

很快地就有人打了盆水回来，居然还是热的。我用手轻轻地在水里搅了搅，然后捧起水，仔仔细细地把脸好好地洗了一遍，接过丰谷递过的布巾擦擦干净，对着丰登微微一笑。



丰登见我冲他笑，居然想见到鬼一样，喉咙中啾啾作响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旁边本来就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还有一部分是来取夜餐的人。此时都看着我我不说话，仿佛看见一个怪物一样，我已经习惯了大家用任何方式对待我，因此安静地站在一旁。最正常的就是丰谷，因为他以前有一次见过我的模样。丰谷拉着我的身子转半个圈，伸手替我理了理头发，“看这一头乱发，和鸡窝有什么两样？”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只好笑笑，然后我就听见一片抽气的声音。丰谷自然也听见了，他斜睨着丰登，“丰大厨，丰废如你所愿洗脸了，你总该给我们加菜了吧。”

丰登摇摇头，连忙说：“是，是。你等着。”回身招呼着丰旺、丰采加火择菜。

我蹲下身去，伸手往炭筐摸去。丰谷一把拉住我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我不答，只是微笑。

他很快就明白了，仔细地盯着我说：“丰废，今晚上咱们不抹脏行吗？就一晚上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反正洗已经洗了，时间长短大概没有关系吧。

丰谷拉着我到一旁坐下，那边丰登忙着炒菜。看热闹的人居然也不走了，也都找地方坐下。这种场合我向来是绝对不说话的，于是闷葫芦一样地坐在一旁，只感到大伙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，留连不去。

我在众人的目光下煎熬了很久，才听到丰登大声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菜好了，丰废、丰谷，你们过来啊。”

丰谷又拉着我到那边的餐桌前，我在桌前犹疑了一下，他却已经坐下了。丰登见我站着，居然过来拉我，“坐，坐，你不是还没吃晚饭么？”

我坐下后，惊讶地发现这片刻工夫丰登居然已经备齐四菜一汤，有“火腿炒冬菇”、“菜心芥兰煲”、“冻三色灸”、“荔枝白腰子”和“三色肚丝羹”。我想了想，大抵丰登还不至于在菜里放毒药害我，而且我也实在是饿惨

了，于是拿起筷子吃了起来。

不多时我便吃饱了，放下碗筷。

丰登见我不吃了，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，“你怎么不吃了，难道不好吃？”

我摇头：“我吃饱了。”

他吃惊道：“就这么一点点？”丰登自然不知道，在府里面我历来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早就把胃口饿小了，吃一点点就感到胀，过不了多久就会饿，饿来饿去早都习惯了。

丰登说：“丰废，不要紧，以后你每天值夜都来吃夜宵，我开小灶做给你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脸上也带出不可置信的神色。丰登见我吃惊居然讪讪地低下头去，微微脸红。只有丰谷好像把一切都计算在内的样子，在桌下轻轻地抓起我的手，摇了摇。我识趣地闭上嘴，闷声发大财。

丰谷站了起来，我也连忙站了起来。没想到丰登、丰旺、丰威等人居然都站了起来。丰谷看着他们说：“我们要去值夜了，你们也一起？”

众人于是又都不言语地坐下，只有丰登往前走了几步，“我陪你们走走？”

丰谷横了他一眼，“这是雁安王府，难不成明几个人能飞了？！”

丰登干笑了几声不答。丰谷拉着我走出大厨房，开始巡夜。

我跟在丰谷后面，默默地走着，想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冷不防他停住，我便一头撞在他的后背上。闷哼了一声，捂着鼻子，眯起眼睛。

丰谷见我把眉眼都皱在一起，猜出我也许很疼，于是拉开我的手问：“怎么样了？怎样了，你总是这么迷迷糊糊的，又出神了吧。”

我点头，等待着最初的酸楚过去。丰谷叹口气：“丰废，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？你刚才又想什么呢？”

我老实地回答：“我在想方才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奇怪。尤其是丰



登，他该不会是想拿慢性毒药喂我吧？不过这么做未免太麻烦了些。”

我不知道自己的话究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只见丰谷的表情变得无比奇怪。他盯着我的双眼问：“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？”

我老实地点头。

忽然，丰谷抱住我，用力把我的头按向他的胸前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也只好陪着丰谷傻笑，过了许久，他的笑声渐渐低下去，然后他问我：“丰废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嗯，你，你长得，其实，其实，挺好看的？”

我认真地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
丰谷问：“哦？是谁？”我低声答：“我的乳娘，在我小的时候。”

是的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也是冬天，下了头一场雪，母亲给了我一件白狐的大氅，我穿起来在雪地里打滚，作弄娥眉和簪瑛，后来还是乳娘抱住我，狠狠在我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，说：“还是我们五少爷穿白裘最好看，比谁都好看。”

丰谷默不做声，他也想到我那时的身份和现在的处境了吧。自从到了王府后，丰总管就严令我不许洗脸，有一次我忘记了，他就罚我在雨天里跪了两天两宿，这事阖府的人都知道。

许久，丰谷叹了一口气，方才说道：“丰废，这些事情其实与你不相干，可是，这就是你的命啊。”

我微笑：“我知道。”

第二天，天光大亮的时候，我被丰谷推醒。值夜到下半夜他推我去睡觉，说我今后夜夜值夜，恐怕没有机会好睡了。我本来就不舒服在先，后来在大厨房里吃了饱饭，还换了干衣，已经不那么难受了。出去值了一会夜后，在更房里丰谷又逼着我喝了许多热汤，然后在热热的炕上躺着，不多时我就昏昏睡去。

等到醒来，已经天光大亮。发现自己神清气爽，昨天的不适已经抛到九霄云外。

伸个懒腰，又是生龙活虎一条好汉。

丰谷说：“今天见你睡得香，就没忍心吵醒你。快起来吧，不然一会丰平就来了。”

我答应一声，连忙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这才发现穿的还是丰谷借我的棉衣。那边丰谷已经推开门卷起棉毡。原来一夜的风雪终于停了，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，地上的积雪有一尺有余，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
望着明晃晃的积雪，我不由得哎呀一声，这才想起来居然忘了今天是雨情小姐请侯爷赏雪的日子。

04 肆卷

望着明晃晃的积雪，我不由得哎呀一声，这才想起来居然忘了今天是雨情小姐请侯爷赏雪的日子。

丰谷听到我的哎呀便知道又出了事故，连声问：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

我挠挠头说：“大总管让我今天一早就去伺候侯爷和雨情小姐赏雪，我，我来不及换衣服了。”

丰谷跺脚，“你真烧糊涂了，怎么不早说。来不及换衣服了，好在都是一样的，大抵能蒙过去。快去，快去。主子们起不了这么早的。”

我答应一声，像中了箭的兔子一样冲了出去。不敢停地一路小跑，远远地看见飞花冷烟亭，正想一口气跑上去，却感到胸口像炸了一样难受，腹中也擂鼓一样大叫起来。

猛地后面一股大力推到，我一个踉跄就扑到雪堆里，摔了一个大大的狗啃屎。就听见后面一阵哄笑，然后是丰平的调侃：“丰废啊，一大早的你想什么呢，该不是又想西施隔壁了吧？”

我挣扎着从雪堆里爬出来，不去理会他们的调侃。



西施隔壁指的是老姨奶奶的一个陪嫁粗使丫头，虽然年纪很大了，却因为长得实在是丑，所以一直没有被指出去，还得了诨名叫做西施隔壁，意思就是东施效颦。因为一直跟着老姨奶奶，又老大不小的年纪，所以总是做些扭扭捏捏的奇怪姿态。府里的小厮们只要到了十八岁就会被主子们给指一个丫头配上，今年我十八了，不知道是谁开始传的话，说主子们有意把西施隔壁许配给我。西施隔壁来探望我几回，有一次居然还给我带来两个豆包。此后，只要有机会，所有人都拿我们取笑。

其实凭心而论，我倒觉得西施隔壁是个不错的人。倘若主子们真的把她指给我，我也会很高兴，而且一定会好好地待她。她那两个豆包我留了很久才吃，自从到王府之后，她是第一个送我东西的人，我很珍惜。

那边丰平领着一群人正在大肆地嘲笑我们，种种不堪的言语不断传来。可是他们说来说去不过也就是一些“天造地设”、“郎才女貌”、“王八看绿豆”……我早就被人骂皮实了，也不在乎这些个，抽袖子擦擦头上脸上的雪，往山上走去。

忽然间戏谑声一下子就没有了，这个反倒奇怪了。本能地，我回过头去看了一眼。

这一眼望过去后，就更奇怪了。只见以丰平为首的一群人全都以一种见鬼了的神情看着我，更有甚者，居然用手指着我点点点，却不说话。

我转了一圈，将他们一一打量，聪明地保持着沉默。

最后，还是丰平最先恢复理智：“丰废，丰废！你，你的脸。你的脸！”

我伸手摸摸，很正常啊，既没有长疮，也没有五官移位。

我用疑惑的眼光询问丰平，按照我以往的经验，这种时候能不说话最好不说话，否则就会被整得很惨。

丰平没有说话，却呻吟了一声。他身后的丰乐和丰喜却喃喃地说：“哦，老天。哦，老天。”

灵光一显，我忽然想起来了。我昨天晚上洗脸来着，然后，丰谷拉着我

说：“丰废，今晚上咱们不抹脏行吗？就一晚上？”我答应了。可是今天早上又起得迟，根本忘记把脸再涂黑。

完了。大总管一定会知道这件事，然后狠狠地处罚我。

我连忙四下张望，触目所及都是皑皑白雪。我略想了想，就用手扒开雪，想挖些黑泥涂在脸上。不想雪下的土都是冻实了的，任我又踩又挖，却一丝灰尘也没沾上来。

我忙了半晌，知道徒劳，只好放弃。望向丰平，任他处置。

没想他看出我的意思后，却摇摇头，快步走到前面，背对着我们，闷声说：“快走，别让主子们等我们。”

大伙各自揣着不同的心事，神色复杂地打量我，然后一起往山上走去。

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在走一半的时候忽然把我推下去，因为这样的事情以前他们常常做。可是今天，所有人都奇怪地保持沉默，低头努力地走着。我自然也不多事，心中揣测，可是脚步却越走越快。

到了飞花冷烟亭，大伙就抡起扫帚开始清扫起来。往日这些活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，他们在旁边看着取笑，中间还要支使我来回下山去取许多物件上来。

可是今天，我刚拿扫帚，丰喜就抢了过去；我要摆花，丰乐又接手；那边丰平说忘记带侯爷最喜欢的香炉，我自觉地往山下走去，还没走几步，就被丰平拉住，但见丰旺一阵风似地跑了下去……

到最后，竟然变成他们忙着，我支着手在一旁看。我越来越心惊，不知道又有什么更大的圈套在等着我。想来想去想不通，也只好听天由命。

王府的家奴都是训练有素的，不到片刻，飞花冷烟亭就被收拾得妥妥当当，石桌上铺上厚厚的织锦，上面供着新摘怒放的梅花，每个石墩上都铺了干爽的狼皮垫子，角落里放了香案、手炉、笔墨纸砚等等。

然后，在山脚下备下防雪的滑杆，剩下人等垂手静立在两旁，大气都不敢发出一声。

